“自然语言的‘意象图式’语义学”报告讲稿

郑植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由认知言学家Mark Johnson在《心中之身》（The body in the Mind，1987）中首次详细论述。

一、什么是意象图式

Johnson将意象图式定义为：“意象图式是我们知觉互动和运动程序的一种不断再现的，动态的模式，这种模式给予我们的经验连贯性和结构性。”（Johnson（1987，xiv）：An image schema i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

根据这一定义，意象图式是外部世界到概念领域投射的结果，即人类认知的结果。其中，“模式”（pattern）一词表明图式是人类在概念层面进行范畴化的产物

意象图式的内容是，对象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运动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意象图式在形式上可以用简图表示。

Johnson总结了人类概念体系中的28种图式（图式的名称用大写字母表示）：

CONTAINER, BALANCE, COMPULSION, BLOCKAGE, COUNTERFORCE, RESTAINT, REMOVAL, ENABLEMENT, SCALE, ATTRACTION, MASS-COUNT, PATH, LINK, CENTER-PERIPHERY, CYCLE, NEAR-FAR, PART-WHOLE, MERGING, SPLITTING, OBJECT, FULL-EMPTY, MATCHING, SUPERIMPOSITION, INTERACTION, CONTACT, PROCESS, SURFACE, COLLECTION。

每种意象图式都有确定的结构和意义，表达某类特定的经验在概念体系中的表征。

以CONTAINER图式为例，它的简图可表示为圆圈内有一点，即某一个体（点）位于某一容器（圆圈）之中。

它的来源是与“容器”相关的经验，如倒水、装东西、吃东西、进入房间等等。构成该图示的内容要素包括：“容器”（强调有界性）、“对象”以及二者的空间关系。

每当我们用容器图式进行概念思维时，与之对应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某些共性：

N1在N2里/中/外

（把）N1 V进/出 N2

在概念层面，假设X在容器A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逻辑结果”：

1. X受到保护，免受外力
2. X受到容器限制
3. X有相对固定的位置
4. X对某人来说是可及或不可及的
5. 传递性：若容器A又在容器B中，则X也在B中

……

再如PATH图式，来源于与“路径”相关的经验，如人或物的位移。它的内容包括：起点、终点、路径（强调有向性）、沿路径移动的个体。它的经常用“从N1到N2”的语言来表达。

* 总的来说，意象图式强调基于人的感官、身体的感觉经验，即强调认知和语言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进而依据经验结构上的特点组织经验，将不同的体验、场景纳入相应的图式范畴之中，体现了认知的结构性与连贯性。
* 图式是抽象的，它不是某次或某几次具体经验的记忆和再现，不是有丰富内容的心里图象，而是抽象的、全局性的结构模式。
* 图式既可以表征静态的关系或状态，也可以表征动态的动作或过程。
* 图式之间呈现相互的关联与互动。
* 静态地看，图式是可组合的，如PATH图式的起点或终点可以是一个CONTAINER。如足球飞向球门，其运动是一个PATH图式，而其终点是一个CONTAINER图式。
* 动态地看，图式是随人的关注点的转变而随时转变，如足球飞向球门的过程中我们的认知关注点形成一个PATH图式，当球进入球门后立即转变为一个CONTAINER图式。

二、自然语言与意象图式

语言与图式的关系正是当前研究争论的焦点。大体上说，语言意义的产生与理解基于图式，图式影响/制约/决定着语言的理解与使用。

明显的一点是，构式与图式间存在特定的对应关系，引用陆俭明先生（2009）的说法，“构式是认知域中的意象图式在语言中的投射”。

再如，意象图式为语言的隐喻用法提供依据。

按照认知语言学经典的说法，隐喻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如“律师是狐狸”“时间是金钱”，将源域的某些性质和特点转移到目标域的对象上。

而意象图式理论对这种投射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Lakoff，1993）如“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源域与目标域均具有LINK图式结构。

意象图式理论使得我们对某些语言现象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如：

他没有听进对方的劝告。

他没有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

虽然“进”与“出”是一对反义词，但此例似乎表明“听进”与“听出”是两个意义独立的词组。两句话形式相近，但意义上并无明显的同构之处。

但“进”与“出”是CONTAINER图式的标志性用词，如果用CONTAINER图式来分析，就会发现，这里的容器是人的头脑或思想，“进”与“出”的东西是信息。说话人关注的“容器”不同，导致了“进”与“出”的区别。因此，这两句话形式如此相近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是相似的意象图式在起作用。

而在词汇语义层面，词的词汇语义与意象图式密切相关。

例如有学者总结了现代汉语中有关身体的位移类动词（李金兰，2006）：

* 扒拉1、拔1、扳1、搬1、搬弄1、背1、拨1、拨弄1、操1、插2、搀1、搀扶、抄23、扯1、撑2、抽1、揣1、穿5、传1、跐、跐溜、搓、错12、戴1、担1、掸、倒12、倒134、递1、掂、钓1、端2、抖2、抖动2、堆2、夺1、拂2、扛1、够3、薅1、荷1、划1、挥2、挤3、搛、捡、揭12、揪、扛、抠1、拉1、揽1、捞1、撩12、拎、搂1、抡2、捋、摞1、抹2、摩挲、码2、摸2、拿1、拈、捻1、拧1、弄1、挪、扒1、抛1、撇1、骑1、牵1、擎、取1、扔1、撒1、射1、拾1、收1、摔4、甩2、抬2、弹13、掏1、剔2、提1、挑12、挑12、投1、推1、退1、拖1、驮、挽1、绾、围1、舞、掀1、携2、摇晃、舀、掖、摘、蘸、折2、斟、掷、拽1
* （动词后的数字代表该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义项编号）

每个动词的位移过程原则上均可以看作是一个PATH图式，只是参与PATH的各要素的性质、状态，以及说话的关注点不同，导致了词汇的语义差异。

参考文献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koff &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Our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koff. The Metaphor System and Its Role in Gramm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Cienki, A. Some Properties and Groupings of Image Schemas. In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M. Verpoor, K. D. Lee and E. Sweetser (ed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1998:3-15.

徐烈炯.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外国语,2002:2,8-14.

袁毓林.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4:1,183-198.

李福印.意象图式理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80-85.

李金兰.现代汉语身体动词的认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6.

陆俭明.构式与意象图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03-107院学报.